

《大乘廣五蘊論》 第八講



《大乘廣五蘊論》是分開四大段的，第一段我們講了「總標五蘊」，「五蘊」就是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」，這五個組成部份，就是我們生命，我們個體生命的五個組成部份。這樣，「甲二」就分別去闡釋「五蘊」的每一個蘊的內容，所以是別釋「五蘊」的事相，「五蘊」的第一蘊是「色蘊」，「乙二」是講「受蘊」，這樣「乙三」就講「想蘊」，「乙四」是講「行蘊」。

那麼，我們過往是講「行蘊」的，這樣「行蘊」是包括兩種東西來的，一種就是「心所法」，即是「心相應行法」，與「心不相應行法」這兩大類，這兩大類在整部《廣五蘊論》裏面佔的篇幅是最廣的。這個「心相應行法」，即「心所」，就可以分開六大類，第一類就是「遍行心所」，所謂「遍行」者，意思就是無論善心所、惡心所、善法、惡法與無記的心識活動，它都會活動的，都會參與活動，所以「遍行」。這樣，第二類是「別境」，「別境心所」，「別境心所」即是那些「心相應行法」是各別起的，各別的對境不相同的，這樣就叫做「別境」。

譬如，「欲」的對境是所樂的境，所鍾意的東西；「勝解」就是你所了知的東西，這樣就不相同的，它的對境就不相同。這樣，第三類是「善心所」，在我們的生命裏面是具有十一種善的心識活動，這十一種善的心識活動，當它活動的時候，你這個行為是善的，你的行為可以引致善的果報，善的果報就是樂，快樂的果報。

這樣，第四類就叫做「煩惱心所」，我們正在講了，我們一直在講這個心所，第一種叫做「貪」，第二種叫做「瞋」，第三種叫做「癡」，第四種叫做「慢」，第五種叫做「惡見」，第六種叫做「疑」。這樣，我們這個次第、次序，在《廣五蘊論》裏面先講「貪」，後講「瞋」，第三講「慢」，第四才講「癡」，第五就講「見」，第六講「疑」。這樣，在《成唯識論》就不是的，它（的次序）是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」，這個次序有點不相同。

那麼，我們上一次、上一節就講到「見」，這種「見」即是「惡見」，這樣，「惡見」有五種分別的「惡見」，不是一種的，「惡見」裏頭再開出五大類。所以，有一個論文就說，「甚麼叫做惡見呢？」有五種，就是「薩迦耶見」，這個叫做「壞身見」；「邊見」，就是說，如果你執著這個「我」呢，即執「我」是「常」或者「斷」，這樣叫做「邊見」；「邪見」，「邪見」就是不正確，各種各類的不正確的見解。這樣，我們上一堂就正在講這個「邪見」，講這個「邪見」，那麼「邪見」裏面講些甚麼呢？

這樣，「邪見」是講本來世間有因果法的，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，因果法，那麼你認為不存在的，沒有因果法的，那麼這個是「邪見」的一種。這樣，世間知道在我們流轉生死有各種的作用的，有各種的作用，那麼你認為這些作用是不存在的，這樣的時候，我們就叫做「謗作用」。這樣，有善的法，你說這些善的法是不存在的，那麼這樣的看法就叫做「邪見」。

那麼，「邪見」的「體（性）」是甚麼呢？「邪見」的「體（性）」是沒有自己的自性的，是由，因為你有「見」去判斷，這樣，「正見」或者「邪見」都要判斷，那麼它需要判斷，在我們的生命裏面有甚麼「心所」是屬於判斷的呢？這樣，揀擇判斷就是「慧心所」。

這樣，如果純粹這個「慧（心所）」自己起現行的時候，就不會「邪」了，肯定「正」了，這樣所以有些就干擾了這種智慧，「慧心所」就是智慧來的，這些智慧是被甚麼干擾呢？是被「無明」干擾，這個「染」，這個「無明」，這就是說「無明」的力量干擾了你的智慧所作出的判斷，這樣的見解，這樣的邪執，就叫做「邪見」。

這樣，我們上一次就已經講完這些了，跟著呢，就有甚麼「用」呢？這樣因為有「體」一定有「用」的，那麼「邪見」的那個影響力就是「用」了。如果你有「邪

見」的時候呢，就變了「善根」就會被中斷了。「善根」是指上面的「善心所」的「無貪、無瞋、無癡」。那麼有「邪見」，就你有「貪、瞋、癡」起的時候呢，你的「無貪、無瞋、無癡」是受到干擾了，受到干擾的時候，就中斷了你的「善根」。這樣，第二呢，「不善根」就相反，以它為依，以它為所依而堅固起來。

這樣，甚麼叫做「不善根」呢？我們的生命裏面有「三不善根」，就是「貪、瞋、癡」，然後你有「惡見」，「惡見」當中你有「邪見」，「邪見」是「謗因果」、「謗作用」、「謗善法」，這樣的就使到你「貪、瞋、癡」的那種心識活動強化了，這樣，所以叫做「不善根反為堅固」。

第三種作用就是呢，這裏是指「根」本身講的，下面第三種作用是指現行來講的，「又生不善、不生善為業。」「業」即是「用」，就是它的作用，就使到一切善法不生，相反引致一切惡法隨著「邪見」而生，這樣呢，這個就叫做「邪見」。這個「邪見」就不等於「惡見」啊，是「惡見」當中五種的其中一種，一種叫做「邪見」，這樣。

那麼，上面的解釋上一次我們已經講完了，所以今日就不講了。這樣，跟著就講第四種「惡見」，我們叫做「見取」，「見取」這個名稱，「取」是執來的，「見」就是「邪見」，就是對「惡見」起執，對上面所講的「薩迦耶見」、「邊見」、「邪見」那些，不但你有這種「見」，而且這種「見」是了不起，在「見」上執「見」，這樣叫做「見取」。這個「取」字是執的意思，譬如「五取蘊」，你執這個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」是你的不變的、永恆的生命體來的，這樣叫做「五取蘊」。

這個「取」字不是拿東西的意思，是執的意思。這樣，他就解釋「云何見取？」甚麼叫做「見取」？「謂於三見及所依蘊，隨計為最、（隨計）為上、（隨計）為勝、（隨計）為極」，這樣呢，就叫做「見取」。「謂於三見」，就是上面講的三種「見」，一種叫做「薩迦耶見」，即是執「我」；第二種叫做「邊見」，「邊見」即

是執「常」，這個生命體或者是永恆的，或者是斷滅的，這樣就是「邊見」。還有，剛剛所說的「邪見」，就「謗因果」、「謗作用」、「謗善法」那些這樣的「邪見」。

那麼在這些「見」之上，這些「見」肯定與「五蘊」相應的，因為你說那個「薩迦耶見」是執「我」，是哪處執「我」呢？是在「五蘊」執「我」，或者離「五蘊」執「我」，或即「五蘊」執「我」，這樣，所以無論「離」、無論「即」，你對這個「五蘊」都是覺得無上重要的。譬如「邊見」，「邊見」執這個生命是有「常」、有「斷」，這樣是在哪處建立「常」、「斷」？在這個「五蘊」上建立「常」、「斷」的，譬如你說，「人死如燈滅」，是這個「五蘊」死了，這樣就好像燈滅了，不能夠再相續。

這樣，於是除了計執上面的「薩迦耶見」，那個「邊見」與那個「邪見」之外，還執這些「見」上所依的那個「五蘊」。那麼，對這些「見」與「五蘊」怎樣執呢？他說，「隨計為最」，他說，隨著特殊的某種情況就計執那種情況是最好的，就是說「隨計」，隨著你的「薩迦耶」的「我」，隨著你對「我」與這個「我」所依的「五蘊」，就說這個「我」與這個「五蘊」是最好的。

這個「計」字不是計數的解釋，這個「計」字是執的意思，計執。這個「取」字是計執的意思；這個「計」字又是計執、執著的意思。這樣，跟隨不同的「見」，就執取不同的「見」與所依的「五蘊」是最好的。那麼這裏是照讀下去的，又隨你所對的三種「見」與所依的「五蘊」，就執它為最上的，最高的。這樣，又隨著三種「見」與所依的「五蘊」，你就執它是最殊勝的。「為勝」。這樣又繼續讀下去，隨著前面所講的三種「見」與所依的「五蘊」，你計執它是極品的。

這樣，其實是一樣的，你說，「最、上、勝、極」，都是最好的，是無以復加，無以復加的，最高級的，那麼這樣的看法就是說，一方面起「見」，起一個「我

見」，不但起「我見」，還說這個「我見」是最正確的，是最高級的，是最好的，還有這個我所依的「五蘊」是最重要的，是最上的，最高等的，是最殊勝的，是最上品的，最極品來的。如果你這樣的看法，在「見」上，還給一個評價說他最極、最好、最殊勝，這樣就在「見」上講「見」，這樣叫做「見取」。

這就是對上面的三種「見」有進一步的計執，這就是「見取」。那麼，這個「見取」以甚麼做「體（性）」？這樣，佛家裏面的「唯識（宗）」肯定問的，你講的那個名相，講一件事物，那件事物以甚麼為「體（性）」，以甚麼為「用」，這樣，於是我們講的那個「心所」亦都是（這樣）。

這個「體（性）」是甚麼呢？與剛剛的一樣，是「染慧為性」，它都沒有實體的，它都是由前面所講的「慧心所」，這個「慧心所」是受了「無明」，即是愚癡，干擾了，讓它的判斷、選擇、決定是不正確的，這樣，所以你的智慧就受干擾了，因此得一個這樣的錯誤判斷，就變了「見取」。這樣，這處就是安慧的解釋，他說，「三見」是指甚麼呢？「（三見者，）謂薩迦耶、邊執、邪見。」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。甚麼是所依的蘊呢？就是「（所依蘊者，即彼）諸見所依之蘊。」

這樣他又說，「業如邪見說。」那麼，這個「業」，「業」即是作用，你如果有「見取」，這樣會有一個副作用的，這個副作用是甚麼呢？他說好像前面所講的「邪見」一樣，那麼，「邪見」是甚麼呢？就是這裏了，「邪見」的業用就是「斷善根為業」，是「不善根堅固所依為業」，又說「生不善與不生善」做它的業用，那麼現在這個「見取」一樣，它的作用都是一樣，它的副作用、副產品都完全一樣。這樣，最後一種叫做「戒禁取」，「戒禁取」。

在「惡見」裏面呢，就是五種「惡見」，剛才講了第一種叫做「薩迦耶見」，即是「我見」，又叫做「壞身見」，「邊見」，這個「邪見」、「見取」與最後一種叫「戒禁取」。那麼，我們生活上就最多「戒禁取」的，譬如你想住樓就不要住

「13」號的樓，不祥的！這樣，如果買架汽車呢，最好是發發發，即是「888」，一是「838」，這樣就叫做「戒禁取」。某一日就不做甚麼的，這樣今日呢，那本《通勝》告訴他，就不好探病，這樣就探病都不好去了，探病是善行來的啊！都不適宜了，這樣的時候呢，你真的信了，這就不去探病的時候，那麼這種行為背後的那種思想就叫做「戒禁取」。這即是禁忌，我們有禁忌的。

這樣，他就舉例，「何謂戒禁取？」甚麼叫做禁忌？「謂於戒禁及所依蘊，」隨著它而計執為清淨，隨著不清淨，隨著那些「戒禁」，本來不清淨的，你就計執為清淨；隨著那些「戒禁」不能使你解脫煩惱的，你就計執它能夠解脫煩惱；這樣，隨著不同的「戒禁」，本來就不能夠出離生死，你就計執它能夠出離生死。這樣他說，「隨計為清淨、為解脫、為出離」，這樣。

那麼，它的「體性」是甚麼呢？一樣，與前面的一樣，以「染慧為性」，它都是智慧來，因為這樣的「惡見」，「見」是一種判斷來的，那麼這種思想判斷的時候呢，它都是智慧的，不過這些智慧亦都受到了染，這個「染」是「無明」，干擾了它，所以不能有效地發揮那種智慧的作用，這樣，它的體性是「染」加上「慧（心所）」綜合而成。

這樣，究竟有沒有舉一些例子？這個「戒禁取」的例子呢？這是有的，下面就舉例了。下面就是安慧的解釋了，他說，他先將「戒」與「禁」分開了，這個「戒」是甚麼呢？「戒者，謂以惡見為先，離七種惡。」這樣也不壞，他說如果我們離開七種惡就肯定好了。

這七種惡呢，三種是身所起的惡，就是說三種是「身業」所做的惡，四種就是「語業」所做的惡。就是哪三種呢？就要離開這些惡啊！即是離開「殺生」、離開「偷盜」、離開「邪淫」，這樣就三種，「殺生」、「偷盜」、「邪淫」，這些是惡來的，是吧？那麼這些惡行就是三種身業所起的惡行。那麼四種惡就是那個「妄

語」、「綺語」、「惡語」、「兩舌」。「妄語」即是講大話（說謊）。「綺語」，講些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」，這樣叫做「綺語」，講些無謂的東西。

「惡語」，「惡語」就是講粗話，粗口爛舌（粗言穢語），那些說話不文雅的。「兩舌」呢，就是兩條脷的意思？不是的，就是在這裏說甲的不是，向甲又說乙的不是，這樣鬥亂彼此的，就是挑撥離間的語言，挑撥離間的說話就叫做「兩舌」。「兩舌」，那麼這些都是惡行來的，「兩舌」是不好的惡行。這樣就是七種惡，（離開）這七種惡本來就是好的，佛教裏頭講十種善行，就是講前面的七種加上甚麼啊？「無貪」、「無瞋」與離開「邪見」，這樣可以生天的，本來好的。

但是，這裏指的不是那十種善行的七種，是指你先有「惡見」為先，所以你對剛剛說的七種，本來是好的行為，但都變了不好，因為你觀點錯誤，因為你以為不殺生的目的，佛教的目的呢，一是你想生天，一是你希望透過自己培養那些福的，培養那些福，福慧雙修，培養那些福，所以你有機會去修行，能夠證果的，這樣就肯定正確，這肯定好了。

但是，你不殺生的目的不是（這樣）的，（認為）我不殺這條魚，希望這條魚帶給我好的果報，希望我不殺牠，我希望就中六合彩的，這樣你不殺生呢，沒有意義的啊！都是一種「戒禁取」的其中一種「戒」。這種「戒」是同一的行為，但你的出發點不相同，所以效果就不相同了。譬如，你幫人家，幫人家而在人家身上拿利益的呢，這樣的幫人就失去它的作用了。

這就是說，佛教說你要行「十善」，但你要知道行「十善」的背後動機是怎樣的，如果動機是不好的，由「惡見」而起的動機，就是說由各種不正確的見解而起的動機而做善行呢，雖然這樣的作法都不會落地獄，都不會落地獄，但是，你的這種善行的功德是沒有了。

那麼這個就要講清楚，這就怎樣啊？離七種惡都是不對？他不是這樣解釋，離七種惡是好的，不過，你以「惡見」為先，而離七種惡，就不怎麼好了！我們就叫它「戒禁取」。是一種執取，一種執著，是一種避忌的執著。

這樣，至於「禁」呢，「禁」就舉例了，「禁」就好像有些人不吃牛肉，不吃狗肉，不吃甚麼的，「禁者，謂（如）牛狗等禁」，就是在印度人，為何不吃牛呢？在中國人不吃牛是因為牛，因為中國以農立國，生產呢，舊時的機械化未到水準，根本沒有機械，用牛去耕，用牛、用人，初時用人去耕種，多數這樣在中國，「耦而耕」，我們讀《論語》就知道了，中國人初初耕田不是用牛的，後來利用牛，後來才利用牛，初初用兩個人拉著個耙，那個泥耙，耙鬆了田地，這樣下種，「耦而耕」，兩個人合作去拉個耙，去耙鬆土地，後來就用牛耕了，這樣牛呢，我們人的生命就需要五穀的，這樣牛幫了我們，所以我們不忍心吃那些牛，所以是這樣不吃牛的啊！這樣呢，你這樣不吃牛呢，你就不是「戒禁取」了，這是用你的悲心，慈悲心去不吃牛，應該這樣的看法。

這樣，但是印度人不是啊！印度人認為牛是神聖的，你吃了牠就弊！你吃了牠，就是吃了神聖的東西，這樣你會得惡報，如果因為這樣而不吃牛呢，是「戒禁取」的「禁」，就失了你不吃牛不殺生的原有功德作用。

狗也一樣，洋人很喜歡養隻狗，狗是自己的朋友，那麼這些朋友怎麼可以殺牠呢？這樣所以他不吃狗。那麼，我們中國人就不是了，吃狗的，中國人，狗都吃的，但是在文明的社會都不吃的，香港都不吃狗的，你吃狗就會犯法了，你割隻狗你就犯法了，你不合理的。但是，有些地方說狗也是神聖的，所以他們也不吃，所以狗是神聖，而不是用愛心不吃牠呢，這樣都是屬於「禁」的一類，屬於「禁」。

這樣，又有些人自己行苦行，有些「自拔髮」，將那些頭髮自己扯出來，逐條搥，讓自己痛，這就忍受這些痛，那麼忍受這些痛，就將過去的惡業可以消除的，可

以消除的。那麼這些苦行，在佛教看苦行是不對的，你猛那些頭髮，怎可以將過去的苦（惡）行能夠消除呢？

這樣，如果猛頭髮受苦行，而能夠消除的，就個個都做惡（行），做完惡（行）就猛幾十條頭髮，這怎麼可以啊？那麼，還不只這樣啊，有些就做了惡行，就任你打，任你鞭打，這樣打完之後就全沒有罪惡了，這樣都是不對的啊！所以叫做「執三交（支）杖」，「交杖」就是用那些棍去打你，這是有幾多條就不知了，可能三條或者三下都不定。「三交（支）杖」怎樣打法，我就不清楚了。

這就是說，用杖去打你，打你的目的呢，就是忍受痛苦的，透過忍受痛苦去消災，消災的，延壽消災的，這樣是一種迷信來的。所以，佛教是一個完全百分之百不迷信的宗教，你拔髮受苦修苦行，佛教是完全不主張的，受過鞭打而行苦行是不贊成的，佛教是不贊成的。為了牛是神聖，狗是神聖，所以你不吃牠呢，這樣的看法都不對，佛教是這樣！

這樣還有啊，還有這個「僧佉定慧等」，這就是說，你修「僧佉」，「僧佉」是外道的名稱，又叫做「數論」，叫做 sāmkhya，它原本「s-ā-m-k-h-y-a」，sāmkhya，sāmkhya 音譯叫做「僧佉」，「僧佉」。那麼，「僧佉」他們都有方法修定修慧的，這樣如果你跟著那些外道去修，修定修慧希望得到解脫呢，這樣在佛教看這些是邪的定來的，邪的觀來的，是不正確的定，不正確的慧，這樣你不能得絕對的解脫的，那麼你認為這樣能得絕對的解脫呢，這都是一種執，都是一種「戒禁」，都是一種「戒禁取」，都是一種執著，「取」即是執。

這樣就說，「此非解脫之因」，這就是說，「拔髮」非解脫之因，用「三交（支）杖」打來受苦，而非解脫之恩，你接受了「數論派」的「定」修行，「數論派」的「慧」修行，還有其他外道的「慧」修行，本來就不是解脫之因，你執著是解脫之因，這樣的修行都是「戒禁取」。這樣還有啊，還有很多很多，又計執這個宇宙

那個造物主叫做「大自在天王」，還有這個「世主天」，他們以為這個「大自在天王」與「世主天王」就是宇宙造物主來的。

這樣，然後外道就說，我們崇敬這樣的神，這個「大自在天王」這樣的神，崇敬「世主天」的神就可以得到解脫的了，今生死了就可以生到天，生在「大自在天」，生在「梵天」。這個「世主」即是「梵天」。這個「大自在天」叫做「摩醯首羅天」。這樣，因為「摩醯首羅天」就以為祂自己是造物主來的，因為那些婆羅門教，他認為「摩醯首羅天」是造物主。這樣，有些就認為是「梵天」，「梵天」就是那個造物主了，他們都是「色界天」來的。

這樣，有些就認為這個崇拜這個「大自在天」，崇拜、敬仰這個「世主」，即是「梵天」，就可以得到解脫的。有些就說，入水入火就可以消你的罪了，「及入火入水等」，「入水入火」就是說，用火燒你或者是你跳落恆河那裏，恆河的水洗淨你的過往的惡業，這樣就可以清除那些惡業，這樣就是計執，這種計執叫做「戒禁取」的執。這樣，甚麼叫做「所依蘊」呢，「所依蘊」就是指「戒禁取」所依的「五蘊」。

因為，既然你入恆河洗，就有個「色蘊」去洗的啊，是吧？有個身體去洗的啊，這樣於是就計執你的身體洗了就清淨了，不洗就不清淨了，這樣。這又計它的根啊，那些「大自在天」修行之前你的身體充滿著罪惡，你跟祂禮拜，等等呢，於是就清除了身體的罪惡，這樣都是計執這個「五蘊」的，在「五蘊」裏頭計執，那麼這些都是有關「五蘊」方面的計執。這樣，本來就是不清淨的，你就計執這些「戒禁取」是清淨，「清淨」是甚麼呢？清淨是指「無間方便」的意思，「無間」即是無作用的行為，這些無作用的行為呢，本來不清淨，就計執它清淨，以為清淨。

那麼，「解脫」是怎樣解釋呢？他就以為「戒禁取」得到清淨，「戒禁取」得到解脫，「解脫」的意思就是你有煩惱，現在的煩惱之中得以解決。那麼，「出離」怎樣解釋呢？「出離」是指本來你修那些「戒禁取」就不能出離生死的，這樣你就計執

它透過這些「戒禁取」的行為，就可以出離生死了。這樣就叫做「計為清淨、計為解脫、計為出離」，這樣的解釋。

那麼，這些行為對不對呢？這樣下面就判斷，那些行為是沒有用的，做了就不會害你的，但就是沒有作用的，這樣他就說，「如是此義」，就是上面所講的各種行為，因為它不能夠解脫的，你就執它能夠解脫，它不能夠出離的，你就執它能夠出離生死，那麼這些行為的意義是怎樣呢？「能與無果唐勞疲苦所依為業。」這個「業行」，就是你依這樣的行為呢，去產生作用，這些作用是本來不能給予你果報的，這樣就使到你不能夠有果報的，就使到你，「與」就是使到你，引致你雖然疲勞了，但是你就沒有功效的。「唐捐」即是辛勞而唐捐的，唐勞就是唐捐，唐捐代表沒有作用。

這就是說，做了，勞苦了，做了疲勞的行為，但是應該有個酬報的啊。因為，佛教都是講因果的，你所做的行為，一定有他應該的，有他自己的果報才對，做善就有善的果報，做惡就有惡的果報，但你做了剛剛說的「戒禁取」行為呢，你就勞苦，勞苦了之後呢，你沒有得到應有的酬報，這樣叫做「唐勞」。「唐」是代表唐捐，是沒有果報；「勞」是勞苦，勞苦而得不到，勞苦而難成，經過勞苦而得不到應有的酬報，這樣叫做「唐勞」。

這樣又「疲苦」了，又疲倦又痛苦，被人打，痛不痛苦啊？這樣就很痛，被火燒自己，這樣痛不痛苦啊？因此，就是有些人，就是佛教徒都鍾意燒斷隻手指的，是吧？佛教徒啊，為了某一個原因呢，為了他的媽媽病了，願意犧牲自己就燒了隻手指，這樣的佛教徒，這樣的做法對不對呢？依這個「戒禁取」來看，都不是很對啊！

你應該怎樣啊？對你阿媽的病，你可以回向給她，你可以做善行，你可以做義工，幫一下人，入醫院幫一下人，你懂得翻譯就免費為人翻譯，等等，這樣才有（作用）！你燒你的手指，未必是真的引致了你的阿媽（的病）好了！雖然你的出發點是

善，但是，這樣的善是唐勞的善啊！雖然你是勞苦自己了，痛啊！燒得很緊要啊，但未必回向之後有實質的成效的。這樣，所以一個理性的佛教徒呢，不主張人這麼做法，那麼，他這樣做都無害的，是吧？這有甚麼害呢？燒自己的手指，這個心都是善心來的，我希望人家好而已。

但是，最好做的事，對己對人都有好處，那麼這個行為是最上的行為。這個行為對自己完全沒有好處，對人家有少少好處，這個行為是第二等的好處而已。這個行為對自己有些好處，對人家完全沒有好處呢，這都有少少好處，就是你對自己有好處。但是，這個行為對人家不好，對自己也不好，那麼這個行為最要不得的，誤己誤人的行為最要不得，是最差的。我們將行為評價，這樣佛教就希望取第一個行為，就是說最上的，自利利他的行為。

這樣，而你燒了隻手指，希望人家好的時候呢，最多都是第二層境界，對自己沒有好處，但對另一個有好處。如果真的能夠報應，真的燒了隻手指，你阿媽好得了的時候呢，與其這樣的回向，不如對社會有貢獻的回向，是吧？一樣可以啊！你發個願，「我幫別人，幫一個禮拜，免費為人做事的。」這樣回向你阿媽的病也可以啊！這樣反為有效果啊！因為你對社會是有貢獻啊，你做這個善行對別人有益的。

你燒隻手指對別人沒有甚麼益啊！你斬斷了都不知有甚麼益啊！你斬了腳，斬去了手，你對世界有甚麼貢獻呀？更衰（壞）啊！因為你不可以為世界做事，還要人家醫治你，還要找醫生醫治你，還用多了藥，因為流血不止，怎麼搞啊？這樣的時候，你對世界有負累啊！反為（這樣）！你殘廢了的時候，你不能再貢獻這個社會啊！這樣，所以佛教很重視智慧的，佛教是智慧的宗教，因此，那些不智慧的「戒禁」，佛教是不取的，所以，你以後買架汽車，它是不是「838」，沒有甚麼所謂，它是「1313」都或者是好的，因為你的人好，就好了，因為你那些是「戒禁」來的，又是「取」來的，執著來的。

佛教就是這樣看這個世界的行為，所以很理性的，一讀這裏就很理性。其實，在我們生活上有很多「戒禁」，甚麼是好，甚麼是不好，看一下今日的《通勝》，出門口向東方走好呢？向西方走好呢？還是向南方走好呢？其實你這樣看就不用做事了，這樣就不行的，佛教的義理就反對這樣的！佛教主要問你，你的行為是否與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」相應呢？那麼這些就是不好！是否與「信、慚、愧、無貪、無瞋、無癡、勤、安、不放逸、行捨、不害」相應呢？如果是！就好了！無論是任何時間，它都是好的！所以是理性的，是理性的。

所以，佛教講兩個字，一個就是「智慧」，第二就是「慈悲」，那麼，你的行為與「智慧」、「慈悲」相應呢，一定得到你應有的福報！這樣，這處就講一種「業」，因為你做了的行為，就引致你沒有果報的，引致你雖勞而無益的，引致你疲倦的，引致你痛苦的，這樣的效果。這樣又說，「無果唐勞者，謂此不能獲出苦義。」「不能獲出苦義」，就是不能夠使到你能夠離開痛苦。「出苦」就是出離痛苦的解釋。

因為，前面他以為拜一下「大自在天王」，拜一下「梵天王」，就得到解脫，這樣就說不是的！拜「梵天王」都得不到解脫的，這樣你以為得到解脫，你以為出離，就不能解決，不能出離，不能夠降伏煩惱，這樣，「無果」是指這些果。那個「唐勞」是指這些唐勞，就不是普通有沒有賺到幾多錢的那些唐勞。這樣，下面就是蔣維喬的注（解），這些注（解）都看看，望一下就可以，他說，「戒者，指聖戒」，就是那個「戒行」，本身你如果不是這樣做呢，它就是惡的，那麼如果這樣做就不惡了，這樣叫做「聖戒」。

「禁者，指遮戒」，「禁」就是這個行為引致不好的反應，引致其他不好的行為，它本身不是不好的，引致其他不好，譬如說，我不吃牛肉，有甚麼不好呢？我斬斷隻手指，沒甚麼不好的啊，他自己本身要回向某個人，這樣的時候呢，它都不是罪惡來的，但你這樣的行為呢，你斷手指，你將來做事有問題了，你引致將來其他活動方面受到阻礙的，影響的，所以它叫做「禁」，又叫做「戒」。這樣，「離七種惡」

是指甚麼呢？就是「殺、盜、淫、妄、綺語、兩舌、惡口」這些，七種，前三種是「身業」，後四種就是「口業」。

這樣，甚麼叫做「牛、狗禁」呢？就是外道以牛、狗是聖，是神聖的，所以執持不要吃牛，不要吃狗，就是「牛戒」、「狗戒」。「戒」就是不做那種事情。這樣，甚麼叫做「自拔髮」呢？就是「自苦為清淨」，他以為拔了頭髮就是清淨了，這樣就痛苦，自己受痛苦，就消除你那些惡業障了，消除你自己的罪孽了。「三交（支）杖」是指甚麼呢？「三交（支）杖」是持苦戒，於是所執的杖，就是說，因為你持苦，希望苦行，這樣就叫人拿棍打你，這樣就是「執三交（支）杖」。

這樣，「入水」是指甚麼呢？「入水」就是在恆河裏沐浴，因為恆河（的水）洗過你的身體呢，你就很乾淨，很清淨了，於是呢，就滅除了，除滅了你的諸惡，這樣，現在那條恆河污糟到極，是吧？你將恆河的水看一下，哎呀！污濁的！黑色的！電視都影出來了，就只有洗污糟你，就不會洗得乾淨你，這樣你以為洗了就乾淨的，但洗了就更多些污糟，不過它的污糟就不是這種污糟，是心靈上的污糟，這樣洗過之後呢，身體是污糟了，但心靈就清淨了，這樣的執「禁戒」。這樣，「入火」又怎樣呢？用火去燒自己的時候呢，就是可以能夠除了罪惡的，這樣，有些出家人都將個頭燒個窿啊，這樣是否消罪惡呢？這就不知了。

學生：「是不是走火炭那些啊？」

老師：「走火炭等等。」

這就是說，如果真正的佛教徒呢，你出家都不需要燒個窿啊，是吧？因為，你如果是外道，「入火」就是外道了，走火炭都是「戒禁取」來啊！燒個窿呢，如果燒個窿，我就說對這個身體是不重要的，身體的所有痛苦都能忍受得的，這樣燒個窿呢，這就沒甚麼所謂了。但是，如果這樣的想法，照外道的那樣想法，燒幾個窿呢，就過去無量劫的罪是洗乾淨了，這就有問題了，這個就不是真正佛教的思想來的，你洗乾

淨了所有的罪呢，要透過善行去做的！就不是燒個窿這麼容易的！

很多經教裏面說怎樣怎樣做，就可以洗幾萬劫的罪，這些是方便說法，不是究竟啊！只是希望你從這樣的刺激，發心去行善的意思，不是真的那個行為就可以洗你的幾萬劫的罪。劫，幾多萬劫的罪是洗不掉的！因為如果你懂「業論」呢，就清楚了，因為你做了業，就成為種子在你的生命，你的阿賴耶識裏面怎樣洗啊？唯一呢，你的功能可以有變化，是相續變化，變化就是可以增強，可以減弱，就不能夠洗的！

怎樣才可以增強呢？你做了惡行，而繼續作惡，作惡下去呢？這樣就增強了，這樣就增強。那麼，你做惡的行為所得的功能，即是業果，業的種子，怎樣才減弱呢，就是你不再做惡行了，你做善行，善行呢，你就熏習些善的種子進去，於是使到善行的種子常常活動，而將惡行，以前的惡業種子雪藏了，即是擱住不讓它再起。

這樣不起呢，就是一本書，我們一百年都不讀，不用一百年，十年都沒有讀過的，你都不記得了那本書裏面的東西了，這就是如果你不用它呢，它就會減弱功能。功能就是這樣的啊！你常常用那種東西呢，好像磨刀石磨那把刀呢，磨得很鋒利呢，那把刀放十年都不用，拿出來削蘋果都切不開啊！因為它不用的時候，它會鈍了！功能一樣（是這樣）！

所以，你的惡行，你想要消的時候，應該就是做多些善行，加強那些善的種子，然後就弱化那些惡的功能，這樣才是正確的啊！佛教的精神就是在這裏啊！就不是做兩樣，拜一下這裏，拜一下那裏，「七星延壽」等等，那些是方便講法，就不是真真正正的，就說幾多萬劫可以惡行消，這個世界哪有這麼便宜啊！你去沖個涼，去恆河沖個涼，你過去幾多萬劫的罪就全沒有了，這樣個個都懂了，我拿了你全部的錢就殺死你，我就跳入恆河洗（罪）了，這樣還有公理的？

這樣，佛教就是一個理性的宗教，不贊成這樣的，這樣是不對的，因此，這些

「入火」等等說能夠除去那些罪惡，就是屬於「戒禁取」的一類，是「邪見」來的，（不是！）對不起，是「惡見」的一類，「惡見」，五種「惡見」，這個是「惡見」來的。這樣，甚麼叫做「無間方便」呢？上面所講的「無間方便」呢，就是沒有意義的行為，「方便」就是一種造作行為，不是究竟的行為，這樣叫做「方便」。這些「方便」是沒有作用的，你以為燒一下火，你以為洗一下這個身體，這樣能夠解那些罪孽，那麼這個是「方便」，這種「方便」是沒有意義的，所以這些屬於「無間方便」。

這樣，最後一種了，第六種了，甚麼叫做「疑」呢？就是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」，這個調轉了，先講「惡見」再講「疑」的，次序有些不同。這樣，他說，「云何疑？」甚麼叫做「疑」？「謂於諦、寶等，為有為無？猶預為性。」這樣，先講「猶預」，「猶預」即是不決定，本來你的智慧是能夠決定的，那麼現在不能夠決定，你不能夠決定，這樣不能夠決定的時候呢，對甚麼不能夠決定啊？對於「四聖諦」不能夠決定。

這樣，「四聖諦」是因果關係來的，這個「諦」，因為「苦諦」就是甚麼？你入世間的果；「集諦」就是甚麼？世間的因；這個「道諦」就是甚麼？出世間的果，不是！對不起，「滅諦」是出世間的果；「道諦」就是甚麼？出世間的因。這樣的因果關係，那麼，你對於因果關係猶猶疑疑，他說，「為有為無？」「猶預」的，這就是說，有這個「四諦」，或沒有「四諦」呢，你就決定不了，這樣叫做「疑」。

這樣，還有對甚麼「疑」啊？對「三寶」是「疑」的，「三寶」是佛、法、僧，是寶貝來的，那麼你認為佛是不是很重要呢？是不是寶貝呢？佛所講的教法是不是寶貝呢？宣揚這些教法的人，這個僧團是不是寶貝呢？這樣你就「為有為無？」你不能夠決定，這樣。那麼還有呢？還有「等」，「等」是等取其他的事物，它是有無、對否，這樣等等，除了「三寶」，等等，還有很多世間的、出世間的（「疑」）。譬如，好像我現在這樣的修行，我現在修這個「不淨觀」，它能否降伏我的貪欲啊？這樣你決定不了，這樣就是「等」，都是「猶預」不能決定。

譬如，剛剛說，跳落恆河洗澡是否除去諸惡呢？那麼如果你，這件事有或者無呢，不能「猶豫」，不是！不能決定，是「猶豫」，這樣就是「疑」，都可以的，都是「疑」，這樣都是「疑」。那麼，如果你決定是可以的，那麼這個就是甚麼啊？這個就是「戒禁取」；決定它沒有用的，這個就不是「疑」，「正見」來的，這個是正確的見解來的。那麼，現在有沒有呢？若有若無，似有似無，不能夠下判斷的，這樣就是「等」，就是剛剛所講，除了這個「四聖諦」，那個「三寶」。

這樣，還有「能」，能力，「實、德、能」，還有能力，那麼我現在這樣修行，將來能不能得到果報呢？不知的，是否透過佛家的方式修行得到除煩惱，除去煩惱，得到解脫生死，不能夠做判斷的，這樣都是屬於「疑」的。所以是世間、出世間，凡是你能判斷的，凡是似有似無，這樣的心態，這樣的心理活動（都叫做「疑」）。那麼，上面的這個「疑」有甚麼作用呢？它都有作用的，每一種都有作用的，它都有作用的，「疑」，「不生善法所依為業」，就依這個「疑」，所依，依這個「疑」就不能夠生起善法的，就是它的作用了。

這樣，既然是「疑」，你就不會去做，是吧？譬如說，「三寶」，那麼你都不知道「三寶」有沒有，這樣你就不會去禮敬「三寶」了，是吧？譬如，你對「四聖諦」，你是懷疑的，這樣你不會去修甚麼啊？這個「道諦」，將來就滅除那個甚麼啊？那個苦因苦果，滅除那個「集諦」與「苦諦」，就證得那個甚麼啊？「滅諦」，你不會做啊！如果你做的時候呢，你就不會「疑」。這樣，如果你有「疑」，就不會修「八正道」，就不會滅這個「集諦」，就不會滅那個甚麼啊？那個「苦諦」，這樣，所以你不生善了。

你有滅除了那個「集諦」，滅除了「苦諦」，苦因滅，苦果滅，這樣就是「滅諦」了，這樣「滅諦」，你就能生善了，那麼，你不去做，你懷疑不去做，所以得了這樣的效果。這樣講完了，六種講完了，六種講講完呢，這些都是心識活動來的，這

個生命裏面伴着意識一齊起的，這樣究竟是先天還是後天的呢？這個答案就是，有些先天，一生出來就有了。

譬如，BB仔生出來呢，他正在飲奶呢，你拿走了奶樽，他就呱呱地嘈，因為他先天執着這個「我」，「我」是最重要的，你拿走了，你就不尊重我，他不是用不尊重，即是不滿足「我」的需要，這樣他就會哭了，惡了，這樣所以是先天的。這樣，有些就未必先天的，他不會一出世就跳入恆河洗澡啊！那麼跳入恆河洗澡，這樣沖個涼將他生命那個心靈上的那些污糟邋邋的東西洗乾淨呢，肯定不是先天了！是吧？要人教他的啊！如果沒有人教他，我們都不說，大家都未必知道啊！是吧！

這樣的時候呢，這些是後天的，這就是說，那些前面所講的「惡見」，就是五大類，五大類，這些「惡見」呢，它有些是先天的，有些是後天的。哪些是先天的？哪些是後天的？這樣就下面講了。他說，「諸煩惱中，」上面所講的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」的這些煩惱。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」的煩惱，「後三見及疑」就是「唯分別起」，「分別」就是後天，後天，後天的叫「分別」。先天的叫「俱生」。

「分別」是認知的分別，因為我們透過認知才能分別到的，分別，分別這些東西與那些不相同，這些東西與那些相同，這樣就是透過認知而得的，這樣叫做「分別」。「俱生」，就是與生俱來的存在。那甚麼叫做「後三（見）及疑」？「後三」就是剛剛所講的「邪見」、「見取見」、「戒禁取見」，後面的三種，這樣還有「疑」，就是第六種（「煩惱心所」），這四種的「惡見」，不是！這四種「煩惱（心所）」，這四種「煩惱（心所）」。

這就是說，那個「邪見」、「見取見」與「戒禁取見」，這三種「煩惱（心所）」與「疑」，「疑」都是「煩惱（心所）」啊！「疑」不能夠判斷都是煩惱，它們都是後天的，「唯後天」的，這些是後天的，因為甚麼叫做「三寶」，他先天是不

懂的，小孩子怎麼懂「三寶」呢？這樣所以他後天學了「三寶」，人家告訴他有「三寶」，不教他不會崇敬「三寶」的，所以對「三寶」的懷疑等等，都是後天的，「邪見」、「見取見」與「戒禁取見」與「疑」是後天。這樣，哪些是先天後天都具有啊？就是「貪、瞋、癡」這些，這些「貪、瞋、癡」，這些是有先天的，有後天的，「貪」與「瞋」與「癡」有先天，有後天。這些呢，只有後天，不可能有先天，前面那些「貪、瞋、癡」就先天、後天都具足的。

這樣，這裏我們講完了，講完就看回我們的表，我們的「心所有法」，即「行蘊」講了「遍行（心所）」、「別境（心所）」、「善（心所）」、「煩惱（心所）」，這樣跟著呢，就是「隨煩惱（心所）」，「隨煩惱（心所）」。「隨煩惱（心所）」很多的，一共有二十種「隨煩惱（心所）」，這樣，「隨煩惱（心所）」又分開三大類，「小、中、大」三種。

第一種，「小（隨煩惱心所）」，「忿、恨、覆、惱、嫉、慳、誑、諂、害、憍」等等，這些叫做「小隨煩惱（心所）」。「中隨煩惱（心所）」就是「無慚、無愧」這兩種。「中隨煩惱（心所）」。

「大隨煩惱（心所）」是「昏沉」乃至「散亂、不正知」等等，這些叫做「大隨煩惱（心所）」。這樣，「大、中、小」是怎樣解釋呢？「小隨煩惱（心所）」即是活動範圍最細（小）的，就是說，「忿」起的時候呢，你那個「覆」未必起的，即各別起的，所以這個活動範圍很狹窄，「小（隨煩惱心所）」。這樣，「中（隨煩惱心所）」就這個活動範圍擴闊一些的，擴闊一些的，凡是惡的行為，起這個行為，這個「中隨煩惱（心所）」，這個「無慚、無愧」伴着一齊起的，所以活動範圍擴大了一些，擴大，中等的擴大，叫做「中隨煩惱（心所）」。

甚麼叫做「大隨煩惱（心所）」呢？凡是惡行與有覆無記的活動，它都有份參與的，這樣範圍就很多了，惡行我們未必做，但是，有覆無記就很多的啊，我們那個末

那識的四個壞蛋，「我癡、我見、我慢、我愛」起的時候，都是有覆無記，凡是有覆無記性的活動與惡的活動，它都有份參與的，這樣範圍就很闊了，很闊了，所以這個「大隨煩惱（心所）」的範圍很闊。

「隨煩惱（心所）」都是隨伴著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」所引伸出來的煩惱。「隨煩惱（心所）」分成三大類，因它的活動範圍的狹窄與廣闊呢，就分作「大、中、小」，這樣，哪一種厲害一些啊？哪一種可怕啊？「大」的可不可怕？「大隨煩惱（心所）」不可怕的，你本來就有「大隨煩惱（心所）」，因為你的「我癡、我見、我慢、我愛」分分鐘都在活動，正在活動，所以它的可怕性呢，不是很大的。但是，「中隨煩惱（心所）」就大一些了，因為有惡行啊，有惡行伴著它就起了。這樣，「小隨煩惱（心所）」就更犀利（厲害），每一種「小隨煩惱（心所）」起的時候呢，都一定是惡的，這樣，所以它的嚴重性呢，「小隨煩惱（心所）」是嚴重過「中隨煩惱（心所）」，「中隨煩惱（心所）」嚴重過「大隨煩惱（心所）」。「大隨煩惱（心所）」的嚴重性最輕的，因為它的活動範圍最大，這樣的解釋而已，就並不是性質上的嚴重性大。

這樣，所以當你遇到「大、中、小」的時候呢，你要看一下它是甚麼的「大、中、小」，講的是甚麼「大、中、小」，是講嚴重性大呢，還是講效果大呢，還是講活動範圍大呢，那麼，這裏講活動範圍大小，就與嚴重性是兩回事的。如果明白了之後呢，我們即刻講第一種的「小隨煩惱（心所）」，這樣一共有十種那麼多，希望今日能夠講完。

第一種，「戍一」，解釋這個「小隨煩惱（心所）」，第一種叫做「忿」，第二種叫做「恨」，第三種叫做「覆」，第四種叫做「惱」，第五種叫做「嫉」，第六種叫做「慳」，第七種叫做「誑」，第八種叫做「諂」，第九種叫做「憍」，第十種叫做「害」。那麼，在《成唯識論》就先講「害」，再講「憍」的，這樣，《廣五蘊論》就將它調轉了最後的兩種，這樣就不出奇的，因為不同的著作的先後次序有些調轉了都沒甚麼所謂。

現在先講第一種，「忿」，「忿」即是𪔐，𪔐人啊，甚麼叫做「忿」呢？他說，「謂依現前不饒益事，心憤為性。」「饒益事」就是自己鍾意的東西，開心的東西，叫做「饒益事」。那些「不饒益事」，就是對自己不開心的事情，就是別人罵你，鞭策你，詆毀你，陷害你，這樣你鍾意不鍾意？你不鍾意，這樣不鍾意呢，就叫做「不饒益事」。這些事情呢，就「現前」的，現正在發生的，正在發生的，這樣每個字都很重要啊，如果過去了，就說明是過去的；未來的，就說明是未來；「現前」就說明是現前的，現在當下「現前」，你正在被人罵，你正在被人詆毀。

這個時候呢，「心憤為性」，這個「憤」字即是激動了，不開心，很激動，𪔐（怒）人家，恨得（想）吃了他！這樣呢，「忿」。「忿」，所以孔子的《論語》裏面他說，「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」，這就是說，我們啓發教學裏面，這個心未起激動的時候呢，這樣是不會啓動他的思維的，「不悱」，這個「悱」一樣，這個心沒有學習的意欲的時候呢，就不會帶領他思維的，這就是說，激發他自己的心激動，要爭取學習，這樣孔子才教他的，要不是這樣就不教他的，這樣叫做「啓發」。

這樣，這個「忿」字是激動，那麼你的心激動了，，𪔐（怒）人了，透過𪔐（怒）人而激動，為甚麼啊？因為人家對你做了些不開心的事情，這樣的心理狀態就叫做「忿」。這裏只講了「性」，性質就是這個心激動，𪔐（怒）人而激動，是現前境，當下的就叫做「忿」。這樣，有甚麼作用呢？這個作用就說，「能與暴惡」，好像「執持鞭杖」那樣做「所依」，就是它的業用了。

這個「與」，這個「與」字是引致的解釋，不是和（的意思），我和你，不是這個「和」字的意思。因為依這種「忿」的心理狀態，就引致你「暴惡」，「暴惡」就是非常之𪔐（怒），「暴」是非常，「惡」就是𪔐怒，憎恨人家，憎恨對你那個甚麼啊？產生不饒益事的那個人，於是你就憎恨那個人了。

這樣，於是你要報復了，引致你將來報復了，就「執持鞭杖」報復，這就不是現在即刻啊！不是即刻啊！引致將來啊，所以這個業用不是即刻做的。現在即刻就是甚麼啊？你的心是激動，現在發生的，但由於你現在激動呢，你可能以後就會對他報復了，報復是各種不好的事情來報復，這個狀態就叫做「忿」。

這個「忿」本身有沒有自性？有沒有自體呢？有沒有自己獨立的自體呢？這個答案是沒有的，這種「忿」是我們那個「貪、瞋、癡」的「瞋」心的一種。這樣，我們有三不善根，一種叫「貪」，一種叫「瞋」，一種叫「癡」，這種是我們憎恨心的其中一種特殊情況，所以自己沒有體的，是無體法。這樣，第二種叫做「恨」，「恨」不會自己起的，不是當前的，是先有「忿」，後來才有「恨」的，這樣他說，「謂忿為先，結怨不捨為性。」

這樣，先是人家對你不饒益，你就放在心裏面，你就「結」，「結」即是鬱結，不能夠將它捨棄，這樣鬱結不能夠捨棄的時候呢，所以這種心態就叫「恨」，恨之入骨，恨之入骨的時候就不是當前講的，是吧？是講你先有「忿」，先有人家對你不住，對不住的事情都過去了，現在你仍然把那種事情放在心裏面，鬱結在心裏面，而不能夠放下的這樣的心理狀態就叫做「恨」。「恨」是這樣的解釋，「恨」是講過去了的事，過去了的不饒益的事，對某一個人，將他的鬪怒、憎恨的心呢，放在自己心裏面，不能夠放下，這樣叫做「恨」。這個作用是怎樣呢？「能與不忍所依為業。」

這個「與」字是引致（的意思），因為依這個「恨」就引致你不能忍受人家對你的不好處，「不忍」就是不能夠忍心，耐怨害忍，人家對你有些怨恨，對你不住，你不能夠忍受，你分分鐘鐘（時時刻刻）會報復人的，這樣做它的間接作用，是吧！它的業用。這樣，第三種是「覆」，「覆」與上面的無關，「覆」是另外一種東西，「覆」是遮住，自己有過失，不敢讓人知道的，這樣叫「覆」。他說，「云何覆？」甚麼叫做「覆」？「謂於過失隱藏為性」，就不肯把自己的過失發露出來。

這樣就解釋了，他說，「謂藏隱罪」的緣故，「他正教誨時不能發露，」這就是說，你將所有的罪過，做了錯的事你就放在心裏面，這樣人家就沒有辦法教你了，因為你沒有將你做過的錯事告訴別人聽，那麼，這裏指的是修行人，因為最主要的佛教是一個僧團生活，這裏指出家人，出家人的時候呢，他受「菩薩戒」或者「五戒」，不是受「五戒」啊，是「具足戒」，「具足戒」或者受其他的戒。有七種戒，現在不是講戒，關於戒的問題是另外一個問題，不過，這裏與戒有關。

這就是說你受了某種戒，你受了某種戒律，在一個月裏面，有黑白二日，即是有兩日，即是一個月有兩日，就將你受的戒，就清清楚楚的來讀誦的，這樣有羯磨師問你的每一條戒，譬如，殺生戒，他會問，「這半個月有誰犯過殺生戒？」這樣問的，那麼你就不出聲，不出聲這樣都是妄語啊！罪孽啊！這樣他就不出聲了，這即是這個出家人犯了某一條戒，那個羯磨是問你有沒有犯戒，你就不出聲，「發露」就是出聲了。佛教徒應該怎樣才是對的啊？應該坦誠說，「我昨日殺死了隻貓，吃了牠。」應該這樣講出來，「不過，這不是我鍾意做的，因為有人威脅我，將我媽媽綁住打，為了我媽媽不要被綁着，結果我就殺死了隻貓。」應該這樣說出來啊！那麼，講出來就有好處啊，有些就擯出僧團的，殺頭之罪啊，有些大的戒，犯一次就趕走，就是要還俗了。

這樣，有些就不是的，譬如剛剛說，我犯殺生戒，但不是我想做的，我是被迫的，我被迫的時候呢，於是那個羯磨師就會教你，「你犯了戒就應該懺悔啊！」懺悔是怎樣的懺悔啊，怎樣再受戒，這樣會教你的，這樣教你，你就再次在佛前再受過戒了，就是再受過一條戒，你犯過戒，就要受戒，這樣受戒之後，你繼續修行就會好了。但是，如果你「覆」，「覆」就是我做了惡行，我犯了戒不出聲，不告訴別人聽，全部放在心裏面，這樣人家都不會教你啊！就是他的師父不懂教他啊！這樣，於是他不能接受他人正確的教誨，「覆」。這樣凡是一種心理狀態，把自己做錯的事不敢講出來被人聽，這樣叫做「覆」。

這就是心理狀態啊！那麼這個有沒有「體」啊？沒有「體」，是一個愚癡的行

為，還有「貪」，貪這個名譽，因為一發露的時候呢，不行啊！是吧？我現在貪污，一發露就可能劈頭槍決都不定，那麼，你貪你的生命，你自己「覆」，做了貪污的事，都不敢告訴別人聽，因此，他說，隱藏你的罪惡的緣故，就不敢發露，因此就不能有悔改的機會。

這樣，它是「癡」的一分，愚癡，還有「貪」，愚癡與「貪」，「覆」多數有「貪」，沒有「貪」，他不會做愚癡的行為，結果沒有用的，人家發露他啊，你自己不發露，人家發露你啊，人家提出來啊，某甲，我見到他那天偷貓，這樣的時候，人家發露你，這樣就更加沒臉！這樣，他說，「能與追悔、不安隱住所依為業。」你以這個「覆」做所依，就引致你將來悔恨的，這個「與」即是引致，「追悔」即是悔恨。這樣，現在未悔恨之前，你的心都不安樂，「不安隱住」，這個心裏頭忐忑不安，這樣的情況呢，就叫做甚麼啊？「覆」。

這樣，第四種叫做「惱」，「惱」就與這個有關的，「忿」、「恨」、「惱」有關的，「惱」就是「謂發暴惡言，陵犯為性。」這樣，由於你以前（有）上面（說）的「恨」的時候，或者有「忿」，就引致你的行為了，這個行為有種心理狀態，推動你講了惡的說話，或者凌辱他人，犯戒的行為，這些凌辱他人，產生各種犯戒的惡行、惡語等等，這個心理狀態就叫做「惱」。「惱」，這個就很嚴重了！不過，前面的「忿、恨、覆、惱」呢，每做一個行為都有惡的果報，都一定有受到不好的果報，都是惡行來的。

這樣就解釋了，他說，為甚麼會有這個「惱」啊？這個「忿恨為先」，先有「忿」有「恨」，後來才有「惱」的。這樣「惱」的時候，「心起損害」，這個心起一種心理狀態，就損害他人，損害不是自己損害啊！是對人產生損害的心理。這樣，哪些行為可以引致損害他人啊？「暴惡言」就能夠損害了，「暴惡言」是指甚麼啊？

「謂切害麤獷」的語言，就是說，講了就切人肺腑的，使到很粗暴的語言，聽到

不能入耳的，所以，蔣維喬就說，「切害」呢，就是暴惡之言，切人肺腑的，這個「腑」字即等於「心」字邊那個一樣，這個是假借字，他不是寫錯了，真的是這樣，那麼，這個就叫做「暴惡言」。

這樣，「陵犯」他沒有解釋了，「陵犯」即是做了行為去凌辱他人、侵犯他人的，是犯戒的，你自己一定犯戒的，這樣侵害他人、凌辱他人，做了這些行為，背後的那種推動力就是你的那個「惱心所」活動。這樣，「惱心所」活動有甚麼業用？有些甚麼不好的效果呢？他說，「能與憂苦、不安隱住所依為業。」這就是說，依這種「惱」，就依這個「惱」，使到你產生，這個「與」是產生、引致，你的憂慮，引致你內心痛苦的，引致你內心不安隱的，忐忑不安的狀態，這個就是它的業用了。這樣，「又能發生非福為業」，就是做了「忿」，對不住人啊，罵了人，侵犯了人，那麼將來你有「非福」的果報，即是惡果，將來，來生或今生或來世引致你的惡果的，這個是業用的一種，第二種業用。

第三種間接作用是「起惡名稱」，「起惡名稱為業」，就由於你常常都害人的，常常都用說話去罵人的，這樣所以你的名啊，是臭名，是敗名。這樣，好像《雍正王朝》，常常都說「敗名」，「敗名」就是這個了，一個不好的名稱，「這個殺人王來的！」這個甚麼甚麼，這樣產生一個這樣的惡名，就是業用了。這樣，產生三種業用，第一，內心不安；第二，來世可能有惡報；第三，現世有壞名稱。

第五種的「小隨煩惱（心所）」。這樣，所以起「覆」未必起「惱」的，是吧？起「惱」的時候未有「忿」，「忿」完了，才有它的，是吧！不過，「恨」與它一齊都可以，因為過去了，大家都過去了，所以它彼此之間有些一齊起的，有些不起的，所以它的活動範圍是最細（小）的。

這樣，至於你有「忿」、有「恨」、有「覆」、有「惱」，未必是起妒忌的，是吧？這樣，第五種是妒忌，「云何嫉？」「嫉」就是妒忌，這樣，「謂於他盛事心妬

為性」，對人家好的東西，「盛事」，人家的好處，人家有名譽、有地位、有金錢、有財產、又漂亮（的美貌）等等，你就起妒忌，這個心妒忌了。這樣，這個「體（性）」，妒忌的「體（性）」，就是「嫉」，「嫉」即是嫉妒，妒忌。那麼就解釋了，他說，「為名利故」，因為那個人有名利，有功德錢財等等，有錢財等等，有勢力等等，「於他盛事」，對於這些名利功德等等，「不堪忍耐」，忍不得別人比你好，於是呢，「妬忌心生」，產生妒忌心，那麼這個就是體了。

這樣，引致的後果是怎樣呢？「自住憂苦所依為業」，依這種妒忌心，你自己的心裏頭就憂心、痛苦、不安隱，就是它的業用了。所以，妒忌呢，妒忌是不好的，妒忌都會引致惡果的，因此，佛要教我們甚麼啊？要讚嘆別人，讚嘆功德，人家做得好的時候呢，我們要隨喜功德，隨喜讚嘆，那麼人家有成就，就替他開心，這樣。

如果人家有少少成就，就妒忌別人，這樣就不是一個正確的佛教徒，因此，佛教的「唯識宗」就把我們的心理狀態，將它分析得很清楚，很微細，你自己知的，一講就知了，你有沒有妒忌啊？這樣，普通凡夫就多數有一點點妒忌，但是就知道妒忌不對，這樣就用你的智慧去降伏這些妒忌，用你的悲心，用慈悲心，用隨喜功德這樣的心態去克服這樣的妒忌心。

那麼，「盛事」指甚麼呢？「盛事」指功德名譽等等；甚麼叫做「名利」呢？「名」就是名譽，名譽即好的名聲，「利」就是人家用很多錢去供養你，因為這裏是指出家人啊，是吧？這樣，出家人的「名利」就是，這個是大德來的，他一來呢，星雲法師來紅館演講，就爆棚（座無虛席），這樣就是名譽好了！「利養」呢，在台灣、香港有很多人封紅包給他，是吧？又給錢他起寺廟，有西來寺等等，這個就是「利養」了。

這個是出家人啊，出家人為了名譽，為了自己，別人對他的供養呢，於是就供養得自己少，但某一個大德就供養得多，這樣就對那個大德起甚麼啊？起嫉妒，那麼就

不應該這樣做的。

這樣，我們在家人也一樣！在家人，某一個人他得到好的成果，得到好的名聲，就不應該嫉妒別人。這個就是「嫉」，在「菩薩戒」裏面，它是四重之一的，這個「嫉」是很緊要的，這就一定要設辦法壓伏這個「嫉」，讓它不要起，否則你修不到「菩薩行」，這樣記住，最主要你要壓伏它，隨喜就可以壓伏，你常常都要修隨喜，隨喜的背後就是悲心，起大悲心，慈悲心。

這樣，第六種的「小隨煩惱（心所）」就叫做「慳」，「慳」即是孤寒了，是吧？這個人好「慳」，就是孤寒。這樣，「謂施相違」，這就是說，布施的相反就是「慳」。這樣，就「心慳為性」，這個心就吝嗇不肯施捨給人就叫「慳」，「慳」即是吝嗇，就是它的「體（性）」了。這樣，講「慳」就舉例了，「謂於財等生慳惜故不能惠施」，「財等」即是甚麼呢？是指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，三種東西，因為你施捨給人，固然可以給錢別人，但是你可以給學問別人啊！

譬如，現在這裏漏水，我怎麼搞？我不懂，你教一下我，這樣你教我修理好了水喉，不會漏水了，這樣都是施捨啊！那麼這個是甚麼啊？法施。

譬如，這本經我不懂解釋，請你解給我聽，這樣都是布施啊！所以，我不一定要有錢啊，我很窮怎樣布施啊？但都可以布施的，你幫別人就是布施了，不一定是錢財的，智慧都可以啊，知識都可以。這樣，無畏施，人家很驚（怕），那麼就安慰一下人家，使他沒有那麼驚（怕），這樣都是布施啊！去安慰一下人家，人家病，去探一下病，這樣都是布施來的！這樣對於布施，如果你是「慳惜」，慳惜，產生慳惜的心，這個「慳惜」的「惜」字，我們現在不是這樣的寫法，有另外的寫法，這就不能夠「惠施」，「惠施」即慷慨地施予給人，這樣叫做「惠施」。

這樣就「如是為慳」，這樣就叫做「慳」，「慳」的時候呢，「心遍執著利養眾

具，是貪之分。」「慳」是沒有自己獨立的自體，是「貪、瞋、癡」的「貪」的一部份來的，這樣「貪」，你的心就遍執對自己的名譽與人家的供養，供養所有的資具，你是有執著的。「資具」是甚麼呢？指給你錢財，或者舊時幫你起間廟，或起甚麼，這樣就是「資具」。這樣，你的資具，你就執著，自己有很多，都不肯給人，你戶口有幾億元，但你都不肯拿出來搞教育，你本來的那個會有很多錢的，但你不肯訓練僧侶，他出家了，你都不肯給機會讓他學習佛法。

這樣都不行！有些師父是這樣啊！舊時中國就是怎樣啊？徒弟跟師父學東西的啊，那個徒弟呢，只教他要唸咒啊，做佛事啊，這樣賺錢，就不肯讓徒弟進學校讀書的，有這樣的僧人啊！我都有遇過很多這樣的僧人。這樣都屬於甚麼啊？「慳」！「慳」，因為你有經濟能力，你應該供養你的徒弟，讓他受（學習）佛法才對啊！他不讓他受（學習）佛法，只是我懂解釋某本經，這就只是跟我學這本經而已，這樣其餘的經你就不讀了，因為讀的時候，你叻過我怎可以啊？就是這樣，這樣是「慳」來的，這樣都是「慳」。這些是「慳」。

這樣，於是就引致甚麼結果呢？「與無厭足所依為業。」這樣，你就慳了很多錢，對錢你就不會心足了，就引致你不會心足的，「無厭足者」，是不能夠心足，「由慳慳故」，就由於你孤寒，「（非）所用物猶恒積聚」，所有用的東西，全部都積存起來，人家給你的鉢，一個就夠了，人家給你十個鉢，都不肯給一個鉢別人的，於是這樣呢，就是沒有用的東西，他都不肯給別人，「積聚」。這樣下面就說，「非用物猶不能資」，他沒有用的東西都不肯給人，「況可用者乎」，有用的更加不會給你，沒有用都不給啊！鉢，你拿一個鉢去乞食就行了，你不需要十個鉢啊！那麼其餘的鉢就給另外的僧人乞食啊，這樣，他把其餘的九個都藏起了，他情願藏起來，他都不肯給別人！不肯施予別人，這樣這個是「慳」。

那麼，有用的（東西）就不在話下了！有用的東西更加不會給別人，那麼這個是「慳」。「慳」就不好的，這是孤寒。第七種呢，講完這種，「云何誑？」這個讀

「誑（漢語拼音：kuáng、粵音：gwong）」，「誑」，「誑」字很難讀啊，這樣，你可以讀「枉（音）」，有些人就讀「枉（音）」的。這樣「誑」，「謂矯妄於他，詐現不實功德為性。」甚麼叫做「矯妄」呢？「矯」就是不真實，「妄」就是虛妄，是對另外的人顯現不真實的情況。

譬如，你就是本來沒有學問的，這樣於是呢，假裝很有學問，博士來的，其實都不是博士，這樣就當自己是博士。

這樣就「詐現不實功德」的，不實在的功德，就奸詐地表現好像很有功德，本來他不懂作詩的，就某幾篇詩讀懂它，就告訴別人我作這幾首詩，這樣就「詐現不實功德」，如果這樣的心理狀態呢，叫做「誑」。

那麼，這種「誑」的行為，自己都是沒有獨立自性的，它是貪的一分，「是貪之分」，「之分」即是一部份，是「貪心所」的一部份，這個「煩惱心所」叫做甚麼啊？「貪、瞋、癡」。

所謂「隨煩惱」就是這樣解釋了，「隨」就是隨著煩惱引伸的，隨著這個「瞋」就引伸甚麼啊？「忿、恨、惱」那樣；隨著這個「貪」就引伸甚麼啊？這個「誑」，等等啊，那麼這些是「隨煩惱」，隨著（煩惱）引伸出來的。這樣，「能與邪命所依為業。」這就引致你邪活命了，「邪命」就是甚麼啊？是正命的（相反），就是「八正道」裏面的那個正命，「八正道」怎樣叫做正命啊？正命是正確的方法活命，即正確的職業。

這個「邪命」就是不正確的職業，譬如偷呃拐騙（招搖撞騙），偷呃拐騙（招搖撞騙），呃（騙）別人的錢，這樣你要講大話（說謊）啊！呃（騙）人錢的時候你就「誑」，詐現自己很有功德，詐現自己很有學問，詐現自己是君子，其實你是小人來的，你沒有學問的，你是專門損人利己的，你就詐現自己大公無私，這樣，所以你是

「邪活命」了，就引致你不好的職業了，你的職業就是騙人的，呃（騙）別人的錢為職業的，這樣叫做「邪活命」。這樣解釋了，「邪命」就是以邪法求利養以活命。

那麼這裏指出家啊，出家人就說這個說那個，這樣，我就與你做一件法事，你的所有罪惡就全消除了，那麼人家給錢做了，要五億元的，或者幾多錢的，做了不知有沒有功德啊！這樣是邪活命啊！呃（騙）別人啊！詐現自己很有法律、很有法術，做一堂的法事就可以消除幾多萬億的劫，這樣呃（騙）別人的，所以是邪活命了，佛教就是反對這種東西的！

這個是第七種了，第八、九、十，因為時間所限，今晚不能講，因為這個堂在七點前，一定要離開了，那麼我們下個禮拜再詳細講……

-完-